小腆紀傳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列傳第五十八

逆臣二

李成棟　金聲桓　王得仁

劉承胤　陳邦傅　傳闕

孫可望　張虎　張勝　王尚禮　王自奇　方于宣　朱運久

李成棟遼東人或曰陝西人爲人樸訥剛忍初爲史可法部將以總兵守徐州我

大清兵南征成棟率所部降貝勒博洛征浙成棟分徇太倉嘉定南滙上海授鎭守吳淞總兵官下崇明剿本澈竄入海

從征福建定邵武汀州漳州順治三年丙戌十月貝勒承
制以總兵佟養甲爲兩廣總督成棟署兩廣提督合軍征廣
東所向克捷成棟收繳文武印信五十餘顆而取總督印藏
之旣敘功養甲授總督兩廣假便宜而成棟僅授提督銜疑
養甲抑之怨望形諸詞色愛妾張氏陳子壯之妾也豔而納
之年餘不歡偶演劇張氏見之而笑成棟詰之氏曰爲見臺
上威儀觸目相感成棟遽起著明冠服氏取鏡照之成棟歘
躍氏察知之因從臾焉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時成
棟眷屬猶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
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成棟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殮
之遣部下載寶入京將行販過江西地已歸明扼之不得通

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喬生猶擁舊卒為復讐計成棟益懼一日與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胤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歸

淌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敗必有中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邦傅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仰龍表酷似神祖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議遂決池州有胡奇者故從養甲辦事授南雄知府襯職閒住密知之以告養甲養甲不之備會贛州告急養甲撥餉八萬令成棟往援之藩司主餉彭年故遷

延不發以激怒軍心成棟又潛招花山羣盜縱火焚野呼聲動地紿養甲曰贛州旦暮亡而此間土寇深五嶺且不保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俟治軍再剿養甲故知其不可而無如何用甲子榜出示許士民復冠裳成棟密製大旗遣人摹總督旗而以新旗易之宣言曰總督降矣即用所藏明總督印奉永歷朔戊子爲明永歷二年閏三月遣投誠進士洪天擢潘曾緯李綺齎奏赴南甯迎駕入粵時陳禹玉趙臺相讐殺人心皇皇乍聞成棟反正驚疑百端天擢等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上命侍郎吳貞毓祥符侯侯性勞軍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襄平伯上自邕江登舟出南甯大學士瞿式耜時留守桂林慮成棟之挾

上自專也疏言楚黔雄師百萬翹首威靈不可樂新復之土寒將士心而吳貞毓奉使還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無虛偽宜幸廣成棟亦疏言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復舊業何爲樂新土陛下中興須親統六師行間指揮俾諸將奮勇戮力四方咸知有君自當嚮應豈可偏安粵西優遊歲月乎此臣總總至計非冀邀駕之功也上乃由梧入肇慶式耜促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阻之而成棟亦自嶺南還師議改兩廣軍門爲行宮迓乘輿遠生奉命勞師因謂成棟曰天子者天下主也脫上駕此爵賞征伐人疑天子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乃罷修廣州行宮而以肇慶爲駐驆之所備法駕自梧州至肇慶結彩樓數百里旌旂

蔽空樓船相屬連日天氣和朗上駐雞籠山有景雲覆其上黃龍見於海口呂宋遣使入貢暹邏巴國人進圖讖上大喜八月癸巳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郊迎手扶鑾輿入行宮備資賚銀萬兩殿陛供帳亦粗可觀上賜成棟袍帶尚方劍撫其背曰朕中興全賴卿力成棟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已定勿庸久於外應召還綸扉上專命促之入式耜疏辭乞骸骨不許乃留守桂林上進成棟爲翊明大將軍以其養子元胤爲錦衣衛指揮使曹燁爲兵部尚書耿獻忠爲工部尚書袁彭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朝政皆成棟父子掌之諸臣充位而已時議攻贛州以救南昌成棟言於上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任之將築壇拜成棟爲帥成

棟曰事在人爲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率衆二十萬上南雄故與我守將高進庫有舊遣使招之進庫僞輸款以綴其師踰秋不降成棟厲氣攻之盡移軍中火具以行苛執夫役士人亦不免焉十月丁巳薄暮抵贛州將士飢疲而成棟氣驕莫敢言五更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豈我軍已爲彼有邪俄而城中鼓角齊鳴開門突出成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自庾關至梅嶺軍資器械靡有存者退駐信豐明年己丑正月

王師既克南昌鼓行而前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二月乙卯四更時發火器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敵則發礮我爲後應時天久雨發礮不然三百人皆殲黎明不聞礮聲謂火器軍

己往披甲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欷歔呼巨觥痛飲誓死城上俄而
王師突至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三日後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事聞舉朝大駭上震悼賜葬贈甯夏王封元胤爵南陽伯成棟之歸明也慨然以中興自任既敗頗有惜之者然專恣好殺其西征也降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人駐郴州成棟分兵三萬取道樂昌宜章往招之起鳳以眾來歸往來騷擾鄉民有結寨自保者成棟戲謂起鳳試攻之斃於礮成棟怒而屠之廣州人衛姓者釀酒謂其鄉黨曰兵至協力禦之一無賴子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眾問以何爲驗曰凡內裾綴短幅數寸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

欲屠城百官跪請命邏卒四出掩得即戮之保昌知縣潘名
世亦從成棟反正者也圍人以求索不獲蜚語曰知縣詣公
不能殺賊但能殺百姓也成棟竟縛名世斬之又以私憾殺
宣忠伯王承恩大學士朱由機盡凶暴亦天性也
金聲桓字虎臣遼東衛人我
大清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跳身入關投左良玉軍良玉以同
里故任之積功至都督同知充總兵官甲申巡撫路振飛調
諸將防河聲桓與之大學士史可法出師請以自屬尋隸良
玉後隊左夢庚之以所部三十六營降也諸將相率北去聲
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我英親王阿濟格令以提督
撫剿總兵銜掛討逆將軍印與副將王體忠合營屯九江聲

桓遂傳檄下南康南昌尋授鎮守江西總兵體忠闖將白旺之部下也李自成死體忠刺旺以降兵旣强又不肯薙髮聲桓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忠至都察院殺之其部衆大譟與聲桓兵戰於南昌城中民居盡燬得仁撫定之乃以得仁代爲副將得仁驍勇善戰軍中所呼爲王雜毛也以次定撫州饒州吉安廣信江右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之初至南昌也諸生數十人跪迎於江干聲桓以武人驟膺文謁顧左右當如何答禮且笑且引諸生起口中喃喃欲言而無其詞從官皆匿笑聲桓則喜不自勝以明都司署爲帥府大治宮室役夫役萬餘人舂白瓷屑爲塵塈壁阿閣曲房鋪層氈複絳綃履之若綿嘗病思食虎三日果得虎以脯暴縱皆此類也自

以不世功疏言臣原銜提督剿撫今更爲鎮守體統迥異請
如原銜賜敕印節制文武便宜行事
章皇帝以所請冒昧不許
命還其孥既克贛州旦夕望封侯不得敘錄亦不列得仁銜
二人氣索聲桓陰狠能箝噤不泄得仁性獷躁不能無惡言
或曰天下事大定顧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
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煅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
一開天寶洞將立壇致物怪檄罡神役使丁甲神將爲百勝
天符軍法所居爲宜春王故第深九重嘗於後堂張樂著明
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兩家怨詞稍稍聞
於外方贛州之未破也督師萬元吉遣間說聲桓反正聲桓

得書不報問使去乃捕萬僕箐華械於庭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問督師起居殷勤甚厚元吉死箐華亦問泄其語諸曾事隆武帝逃歸者閉匿不出既聞有間往往緣所知私覲兩人聲桓少時嘗師事維揚僧惠宗僧拊其背曰勉之二十年後江右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此其候已後

王師帽著紅纓聲桓建牙江省益禮信之僧每勸其改圖南昌諸生胡以甯至幕下言如僧指聲桓心始動新建諸生殷國楨不從剃髮令嘗從隆武帝乞敕書劄印連絡山澤忠義之士說得仁部下王禹門反正禹門說得仁得仁亦心動胡澹陳大生各緣以迎合謂二人曰隆武實未死許公以江西歸明者即舉江西封公矣二人深信之陰遣之出會巡撫李

翔鳳死代之者爲章于天遇諸將益倨且勒賄無厭心丁亥秋有公燕席地置氈毹文吏皆上坐聲桓得仁坐於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顧之笑曰王把總汝欲反邪二人恥且恨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于天差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拍案大呼曰我王流寇也崇禎皇帝被我逼死汝不知邪語汝官無餉可得杠則有之聲嘶眥裂敲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諸客曰王家兒急矣陳大生等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之弟子黎士广亦輕儇喜事遊於金客黃人龍之門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獨我知隆武所在耳公無愛厚貲可期而至也聲桓遽曰功名本共之有間黎偕胡爾音者袖兩玉印入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

象皆柳葉文玉亦美甚曰此土所私賜也得仁曰可矣而覘
者言明兵破於寶慶會胡以甯病死諸客莫能得要領二人
以故按不發有訐得仁於巡按董學成者學成揚言將奏聞
而陰遣人求重賂兼乞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
更泄撫按并力持之誅求累億得仁益怒戊子正月于天搜
括富室莊田率數十騎赴瑞州得仁告聲桓曰此非為括金
其贛撫會議不利於我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因集將士
密議書約山東河南刻日並舉得仁出建昌合揭重熙余應
桂諸部或謂得仁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而公顧居外也
不若坐據省門仗鉞投袂為必不可遏之勢以脅之彼必不
敢不從但貴神速耳於是得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闔

守巡按官廨時二十六日壬戌夜漏下己三十刻翌晨得仁擐甲縛學成至聲桓所大聲言奉詔恢復聲桓唯唯未及答得仁卽起而劃其辮以令箭傳示諸營恐翦辮凡軍民之戴纓帽者輒射殺之一時城中棄積如山卽日縊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僉章于天於江中迎太保姜曰廣入省爲盟主告示安民稱隆武四年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曰廣稱太子太保中極殿大學士三銜皆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以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爲左軍都督僉事幕客黃人龍爲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諸金皆爲都督各開幕府門趨如市諸客首言明事者錄皆不及惟陳大生黎士广林亮數人得部曹諸客既失望始稍稍去向所遣

迎隆武帝者趙超道中金王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微聞隆武死永歷已立於廣東乃更署告示永歷二年識者見舉動錯謬相告戒勿出東路督師揭重熙傅鼎銓至南昌一日卽引兵還獨姜曰廣在位而已聲桓遣人間道齎佛經置密疏其中赴南甯輸款聲桓降表自署豫國公詔改封昌國封得仁建武侯聲桓頗鞅鞅致書朝臣請還故封久之始如所請二月朔得仁率衆取九江一鼓而拔胡澹進言宜乘破竹勢直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易舉建業舉而兗豫響應更引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閩捷召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衆皆主之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先取之不然且擬我後姜曰廣亦言甯庶人起兵不破贛卒貽

後患我湖廣提督羅錦繡恐聲桓兵趣楚欲先敵之於贛州觀勝負爲向背貽之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翻舉非常扶大義爲天下倡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聲桓然之率兵圍贛以宋奎光守南昌贛州守將高進庫勒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佐衛之曰戰酣來助朝佐故鐵嶺驍將爲聲桓刺殺王體忠者前破建昌獲金銀巨萬索之不與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使人望大軍相去尚遠怒曰是以銀故致我死地也遽收兵歸南昌進庫得復入城固守相持七十日不下我固山額眞譚泰何洛會師進討水陸並進議救贛有獻伐魏救

韓之策者遂分兵復九江南康進逼南昌報至贛得仁先知之計曰我聞先發制人不制於人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銳志攻城城中乏食不知外援三日贛且下贛下則一軍守贛一軍守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兵知贛破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聲桓以家在南昌遂退師得仁部衆見之亦走斬之不能止城中兵突出自相蹴踏死者數千人聲桓既奔闔入南昌得仁乃以兵二萬趨九江姜曰廣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轉輸必由之道敵以

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絶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猝下公翟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徒成擒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歎曰不過欲得仁同公翟死也遂撤兵西上王師以勁弩巨礮扼諸路得仁身先士卒轉鬭而前斬級數千旋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嗒焉若喪盡撤城外兵入壁宋奎光郭天才爭之不能得有一道士自言能運粟役鬼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城中信之百日不出兵初王師雖屢勝而軍中每夜驚王雜毛來久之見城中無鬭志乃掘長濠以固之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

渡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外耗絕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特粤師之援而書記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上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庾嶺赤心逗遛不進成棟駐軍信豐不敢踰梅關南昌糧盡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盡出居民

王師知城中無足忌遂以餘暇旁收郡縣己丑正月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約內應

王師乃佯攻得勝門聲桓得仁齊赴救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得仁短兵突得勝門三出三入已而被獲殺之事聞贈聲桓南昌王設壇祭之自姜曰廣以下諸人另有傳

劉承胄南都人酗酒有膂力號劉鐵棍以征蠻獠功累官至副總兵何騰蛟之受闖賊餘黨降也題授總兵官鎭武岡漸驕肆騰蛟在長沙時徵其兵怒不應馳入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騰蛟度不能制乃爲之請得封定蠻伯且與爲姻永歷帝立晉封侯丁亥正月上奔桂林梧州陷決意幸楚承胄具疏迎駕兵科給事中劉堯珍以事過武岡語不合承胄拳毆之指揮張同敞御史傅作霖責之曰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何也承胄乃具酒請罪其後謁上全州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疏劾之次日朝退承胄指都御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長言官妄言汝不能表率要汝何爲喬然與之爭至裂冠毀裳初亦以爲武人麤鹵無足責且嘗逐擅權之司禮

太監王坤面叱周鼎瀚爲奄寺鼻息聞桂林誓遣兵三千赴援故或以此多之旣晉爵安國公勳上柱國賜尙方劍與錦衣衛馬吉翔相表裏專權自恣請封吉翔等三人爲伯御史毛壽登吳德操劉湘客萬六吉持不可承胤怒請上予四人廷杖旣縛之行在午門外復爲申救免杖奪職桂林之捷武耜請返蹕桂林乃劫上幸武岡五月改武岡州爲奉天府事皆決於承胤初爲騰蛟門下至是嫌騰蛟出己上自請爲戶部尚書專領餉務且以長沙失守奏解騰蛟兵柄上弗許遣中使密召騰蛟爲計然騰蛟固無如何且無兵上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歸守白牙市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餞承胤伏甲將襲之印選一青力戰殲其衆承胤譁

之既總兵張先壁擁潰兵數萬疏請入朝且劾承胤專擅承胤懼乃請命騰蛟駐衡州督師堵胤錫復疏劾承胤且及截殺騰蛟事而高必正李赤心之衆亦欲就食湖南承胤益懼計非胤錫不能制之乃加胤錫大學士駐長沙稍自斂戢八月

王師破常德寶慶且逼奉天上召承胤謀之則言我兵多敵決不來上疑而察之則已密議投降乃倉猝出奔承胤舉城降導

王師追上至古泥而退我大帥惡其爲人移其眷口至武昌後部將陳友龍反正大帥疑承胤與通明年四月併眷口皆伏誅

孫可望本名可旺又名旺兒米脂人幼無賴爲人執鞭數日返不見其母訟其鄰於官官怒曰汝未以母託鄰人汝母自他適安所知杖之可旺逃而爲賊久之遇獻賊狡黠善伺人意故獻賊尤喜之養爲子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以下皆呼爲大哥既入蜀可旺以平東將軍稱東府定國以安西將軍稱西府每遇敵可旺能衆所部堅立不動號一堵牆獻賊死可旺與定國能奇文秀率餘衆破涪江遵義入貴州事詳蜀黔諸臣列傳時雲南苦沙定洲之亂石屏副將龍在田遣使告急於可旺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舉兵復讐滇人延頸望之而不知其爲賊也既破沙賊於革泥關遂屠曲靖速陷南甯師宗進逼楚雄巡撫楊畏知拒戰於祿豐兵敗投水不死

跽地而罵可旺以畏知同鄉甚重之下馬慰曰吾爲討賊來願相與共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要以三事皆許諾且折箭以誓用是定迤西八郡別遣定國定迤東八郡可旺既據有雲南恥名不雅改可望自稱平東王在籍御史任僎禮部主事方于宣倡議尊可望爲國主製鹵簿定朝儀定國等亦皆自名爲王置四王府撤呈貢昆陽二城磚石爲之又毁民居萬餘間作演武場收各路工技悉歸行伍可望謀竊大號然定國輩猶儕視之遇事相抗可望謀之王尚禮乃說能奇文秀曰我兵雖多號令不一衆議以平東爲主若何能奇然之諏日赴演武場定國先至放礮升帥字旗可望詰之尚禮請責旗鼓官定國怒曰我與汝兄弟耳何如是衆力解之可望

登座欲予定國杖定國愈喧鬨白文選抱持之曰請勉受責以成好事一決裂則我輩必各散為人所乘矣倚禮等亦力持之鞭五十可望復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心憾之念兒事久未可倉猝發難既并滇部聲勢益強可望不能制獨霸之念於是乎沮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喪李究無寸土而

淸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挈天下還之明朝一雪此恥耳又聞李赤心李成棟并加封爵念同輩不相下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楊畏知憤可望僭妄喜其革面也因而慫慂之會四川巡撫錢邦芑亦以書來招己丑春可望乃遣畏知及故揚州副使龔彝赴肇慶進表請王封給事中金堡七疏

爭之貴陽鎮皮熊遵義鎮王祥亦疏言其不可議久不決畏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耳令晉之公而卑劉李爲侯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令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銜命入滇昱知可望必不受謀之督師堵胤錫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因承制改封平遼王易敕書以往南甯密遹雲南可望之求册封也謂不允封號卽提兵殺出守將陳邦傳聞之大懼其部將武康伯胡執恭請先矯命封爲秦王邦傳乃範金爲文曰秦王之寶塡所給空敕令執恭齎往可望肅然就臣禮叩頭呼萬歲旣聞朝議未決私詰執恭執恭詭之曰此敕印乃太后與皇上在宮中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心

知其僞然假以誇示其下旣畏知昱齎平遼王敕書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僞也執恭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下畏知執恭於獄明年八月遣使至梧州問故馬吉翔請封爲澂江王使者謂非秦王不敢復命閣臣嚴起恆文安之力持之且請卻所獻金玉良馬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蒙恩赦宥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可望書詞嚴義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而可望稱秦王如故改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衛曰駕前官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啓

稱定國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曰國主皮熊畏其逼也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虜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甯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爲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通聲息若祗以一盟了事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益懼避之湄潭衛庚寅九月可望親至貴州執熊奪其兵令貴州所屬文武呈繳濫劄裁革文職之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武職之總制參遊各銜名無敢抗拒者惟巡按御史郭承汾威清道黃應運總兵姚某劉某等六人詬賊求死可望怒曰爾欲死不與爾艮

死縛六人於地驅劣馬數十蹴踏之籍其家陳屍平越之四門以怖不順己者既聞袁韜武大定殺楊展始有圖蜀心上書爲展訟寃使王自奇文秀文選分道取四川是冬十一月桂林廣州相繼陷上走南甯

王師日逼乃遣編修劉茝封可望爲冀王至平越不得入畏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聽定國請令畏知終其事畏知復至南甯乃真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怒不能待邀文安之於都勻奪所齎封川中諸將敕印遣其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率勁兵五千稱迎扈殺嚴起恆及沮封之尚書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於南甯舟中畏知因痛哭自劾極言可望擅殺大臣罪上留爲東閣大學士可望召而殺之然

既獲秦封心甚慰潯州陷上倉卒自南甯登舟壬辰正月十
六日戊子次廣南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表言臣以行在
孤露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故遣
兵肅清道路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夷情叵測惟安隆所
爲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糧儲完備朝發夕
至莫此爲宜上至安隆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
皆取給焉上尋遣太常寺卿吳之俊齎璽書至滇慰勞可望
三月閏
王師將自楚入黔奏遣定國及征虜將軍馮雙禮將步騎八
萬出全州文秀及討虜將軍王復臣將步騎六萬出敘州重
慶秋七月定國拔桂林孔有德自殺執叛將陳邦傅父子送

貴陽冬十一月戰於衡州失利而我敬謹親王尼堪以窮追歿於陣是時定國連復楚粤兩蹶名王聲威大震不復受可望節制可望心惡之旣奏請封西甯王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齎敕幷犒師萬金往矣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奉皇上敕書以光寵之召定國赴沅州議事或謂定國曰此僞遊雲夢計耳辭不赴賫遂不行文秀入蜀亦所向克捷追躡吳三桂於保甯以輕進敗王復臣戰死可望責令罷職閒住諸將旣以定國故不服又以廢處文秀太過怏怏有怨心可望怒定國甚欲自將襲之其親兵稱駕前軍者固遐鋒以桂林之捷不得一當爲恨謂敵殊易殺亦勸可望親立大功以服衆諜知

王師屯寶慶之岔路口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可望自將
中軍輕騎來襲時陰雨連緜行三日始至
王師出不意驚欲潰明兵易之甫斬數人便掠馬我兵勒還
軍搏戰望見可望中軍建龍旂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
敗走保峒口惟馮雙禮軍不動
王師亦躡於衡州之失引還是役也可望慮諸軍有圖己者
旣不敢殺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餉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
併力以致於敗先是任僎方于宣之尊可望為國主也將設
六部翰林官兩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義任僎萬年策
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
最寵與于宣屢勸進可望令待上入黔議之上久駐安龍將

吏卒八臣禮窮促日甚馬吉翔龐天壽之徒謟附可望謀逼
上禪位吉翔屬其門生郭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
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為爵祿計耳今秦王宰天下馬
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能達此意於諸當事何愁不
富貴不然我輩無死所矣士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選司郎
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譖於可望
而殺之已可望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璽印盡易舊印于宣
又為之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
則可望祖父也擬國號曰後明上聞之益懼與閣臣吳貞毓
等謀遣主事林青陽齎密敕召定國入衛謀洩甲午三月可
望遣其將鄭國至安龍械貞毓等十八人嚴鞫之獄具矯詔

曰朕以眇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險阻
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
茲冬湍瀨倉卒西巡苗栽於前敵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
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寧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
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富貴
惟秦王力任安攘畀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
乃有罪臣吳貞毓等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
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臣審鞫除賜輔
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鐫張福祿全為國等同謀不法無分首
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
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大小

臣工各自洗滌廉法共守以待昇平可望既殺十八人復奏言皇上既將諸奸正法李定國臣弟也勦敵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以爲應賞矣臣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議賞議罰惟臣專之前疏付楊畏知奏明可復閱也憶兩粵並陷時駕蹕南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於內强敵彎弓於外大勢岌岌卒令駭喙潛迹晏然無恙不可謂非賀九儀等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瀕湍移蹕時諸奸力阻華黔請隨元脣使果幸防城則悞主之罪寸磔豈足贖乎茲蹕安龍三年矣纔獲甯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脣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

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之地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覬此哉臣闕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瀨湍之危如以安隆僻隅欲移孝外地當備夫馬錢糧護送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時可望憾定國益深定國亦恐其來襲因出掠雷廉以避之冬十一月攻廣州敗於珊洲明年二月敗於興業又敗於橫州收餘衆退保南甯先是可望聞珊洲之敗遣馮雙禮襲之爲定國所敗既聞其退駐南甯精銳盡喪乃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統兵三千再往定國走間道襲破之於田州三千人皆降可望聞敗知定國必至安龍命白文選將兵迎上入貴州文選雖爲可望

用心不直其所爲輒與定國連和奉上走雲南守將劉文秀亦怨可望者與盟而入上旣入滇定國文秀文選以功進爵而可望心腹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張虎等亦皆進爵爲公侯又遣張虎送可望妻子回貴州以安之虎至貴陽則搆之益甚會上再遣文選議和可望拘留之奪其兵而遣其僞通政司朱運久入滇假議和與尙禮自奇翽謀內應丁酉八月舉兵犯關釋文選而禮之以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十八日渡盤江九月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衆纔數千人相顧失色議奉上出走未決時文選反正已久馬寶馬進忠馬維興亦皆心歸朝廷文選之再出將也實出諸人謀定國未及知也忽文選率所部拔營來

歸只騎見定國文秀於朝具言成約宜速出戰且誓之定國文秀遂成師以出初可望見文選逃議退兵馬寶止之張勝亦請身任可望大悅語勝曰雲南軍馬盡出城內空虛爾率武大定馬寶選鐵騎七千連夜間道襲之王尙禮龔彝爲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知家口已失不戰自走矣寶遣其私人入定國營言之且曰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夜告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文選率所部鐵騎直沖馬維興營維興開陣迎之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定國揮兵大進諸營皆讙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可望逃至貴州從騎纔十餘人命馮雙禮守威淸要隘約曰追至則發三礮文秀追至晉安尙遲疑不敢進雙禮發礮以紿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輜

董婦女悉被掠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閉門不納惟靖州道吳逢聖率所部迎之狼狽走長沙遣使投誠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

章皇帝封為義王未幾病死可望承獻賊之餘諸將為所撫用初不知有朝命既據滇黔專封拜文臣多汚偽官者自定國奉上入滇多反正惟張虎張勝王尚禮王自奇等始終黨逆文臣則方于宣朱運久為尤著云

張虎者隨劉文秀守滇上入滇都推恩進諸將爵公侯虎封淯化伯自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時孫可望妻子在滇未敢為逆上欲歸其妻子以安之白文選言於李定國曰今尚禮自奇擁兵在輦轂下虎尤詭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令與可望

議和必皇上親遣虎行乃無反覆耳上召虎至後殿拔頭上金簪賜之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卿爲信見簪如見朕也虎至黔則謂可望曰上雖在滇端拱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所信者文則金維新龔銘武則靳統武高文貴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繳所封伯印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貳哉白文選愛國公之職已爲彼用矣取賜簪示可望曰皇上賜此簪命臣刺國主許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上聞可望信之怒益甚遂日夜謀犯闕交水之敗與可望相失數日率殘兵回貴陽劉文秀已先入詰之曰皇上賜汝金簪議和何從有行刺之說虎無以答解赴雲南上告廟御門獻俘磔之

張勝與馬寶同將孫可望爲前軍勇猛絕人交水之役白文選拔營走曲靖可望大驚欲退軍時寶已反正慮回黔謀洩大言曰我衆十倍於彼奈何以一人爲進退豈我輩非人乎勝曰某一人足擒定國矣可望大悅曰諸將如是吾復何憂令寶與勝襲滇都甫至城下而交水報捷旂插於金馬碧雞坊下勝見之大驚拔營去回至渾水塘遇定國列陣死戰定國幾不支忽寶於陣後遽發大礮勝驚潰走霑州部將李承爵誘而縛之勝駡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皆伏誅

王尙禮獻賊僞中軍府都督也獻賊死孫可望李定國與艾能奇劉文秀爲四王權相埒也可望謀竊大號尙禮爲之主

謀說能奇推平東爲帥自是可望得專制諸將隨文秀守滇封保國公而陰與可望相呼應張勝之來襲也尚禮將內應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不得發已聞勝拔營走遂自縊死

王自奇獻賊僞後軍府都督隨劉文秀守滇封夔國公移守楚雄醉後殺李定國營將而懼引其衆渡滄瀾江據永昌去雲南二千餘里以故孫可望入滇時不相聞可望既敗自奇不自安與永壽伯關有才舉兵反定國自將討而誅之時王師入貴州不及援故逆黨平而貴州已不守矣

方于宣雲南人以進士官禮部主事丁亥春孫可望入滇于宣與在籍御史任僎倡議尊可望爲國主設鹵簿定朝儀以干支紀年鑄九鼎印鑿興朝通寶錢設閣部科道官可望以

時未至命俟上入滇議之既上入駐安龍又爲之立太廟括民田擬國號曰後明僎爲吏兵二部尚書于宣爲翰林院編修謀迎上禪位未行而李定國以兵衛上入滇都于宣言於可望曰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國主宜正大統則人心自定矣可望以妻孥在滇未敢爲逆已張虎奉命送可望妻孥而鞫之曰上命我刺國主也可望怒益甚于宣侍側因請間左右遠避之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望點頭許可之狀莫知其所獻何策也出謂其私人曰國主登九五我爲首相已親許我矣可望將舉兵犯闕于宣時爲提學試沅靖諸屬衣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既闕可望敗則馳書於僞邦芑欲糾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芑鄙之答以詩曰修史

嘗作譜例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嘗爲可望修史奉獻賊爲太祖作太祖本紀又嘗言帝星明井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其終事不可聞矣

運久不知何許人朱容藩之亂蜀也運久爲僞湖廣巡撫容藩敗又爲孫可望僞通政使上入滇都命白文選與可望議和可望拘文選而奪其兵遣運久入滇陽爲議和者實與王尙禮等謀內應運久遽賁蓋大輔入城無復人臣禮上亦未敢問也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六十五終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

男承禮謹

列傳

宗藩

遼王術雅　周王孫　岷王禋洮

韓王某　趙王由棪

淮王常清　上饒王常沅　益王由本

惠王常潤　潁王由渠

鄧王器埽　太子琳源

桂王由櫻　太子慈烜

遂平王紹鯤　安昌王恭櫋

通山王蘊舒　　益陽王某

瑞昌王議瀝　　德興王由枍

嘉興王某　　永甯王由櫶

羅川王某　瀘溪王等　　議霶

議淮　　奪　道濟

統釩　　統鈒　統鐳

統錡　　盛澂

盛濃　　常巢

遼王術雅太祖八世孫長陽王憲燠之長子也萬歷中襲封長陽王宏光時命守海甯南都亡入閩隆武帝命襲封遼王及閩敗奔廣州廣州破遇害又周王恭枵之孫國亡後南奔

亦死於難

岷王禋洐太祖十世孫岷顯王企鑒之子也崇禎十六年獻賊犯湖南企鑒謀築城武岡民聞之皆洶懼奸人袁有志因激衆反執殺企鑒尋爲黎靖將軍劉承胤討平之事聞令禋洐視府事乙酉隆武改元始襲封丁亥八月

大兵逼武岡承胤挾之降卒於武昌

韓王某韓憲王之後太祖支孫也國變後流寓貴陽守將皮熊厚奉之進其女爲妃王故出入患難間稍習戎伍恆挾闒櫳健兒自隨及丁亥秋武岡之變黔粤隔絶行在消息不通王遂謀監國熊與總督范鑛巡撫楊鼎和議未決以尙寶卿張同敞力爭乃已庚寅孫可望入黔王走水西依宣慰司安

坤可望莫能致居數年薨

趙王由棪成祖十世孫襲封時日不可詳乙酉夏與總兵黃蜚起兵太湖及蜚被執死由棪走入粵庚寅二月惠潮道李士璉等與總兵郝尙久投誠

太淸導

王師入闗執由棪及郡王十三人以獻凡江右宗室之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

淮王常淸仁宗八世孫淮王翊鉅之長子也萬歷中襲封乙酉南都亡起兵謀恢復不數月爲樂平軍士所掠出居景德鎭饒州亦失時隆武帝立於閩中賜璽書曰鄱陽天下之奧區黎獻無事擊壤以誦王風二百餘年矣比來兩都繼陷無

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紓敵愾者朕爲兩浙粵閩之所推轂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掃孝陵以覲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啓處語曰江湖之民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賚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尚撫綏斯民湛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敦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焉常淸遂入閩明年福京亡偕諸王奔廣州及降將李成棟陷廣州諸王皆遇害獨常淸逃免後定國公鄭鴻逵迎於軍中焉又上饒王常沅以宏光元年二月襲封終事不可詳

益王由本益敬王常遷之三子憲宗六世孫也萬歷三十五年以鎮國將軍進封嘉善王三十九年改封世子四十五年襲封兩都繼陷儀賓鄧思銘南城諸生也言於由本曰王身

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由本大感動會布政使夏萬亨自撫州來與分巡道王養正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史夏隆通判胡縝等謀城守域曰國無主不可以集眾乃奉由本爲號由本固年少仁柔不習武事戰守事悉禀甯王由樵及羅川王某主之進復南昌軍聲頗振隆武帝聞由本起義賜書曰甲申而後旻漢初回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鐘簴自晉宋以來禍變爲烈我殿下聞之爲輟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爲閩浙藩鎮諸大臣之所推挽不能造膝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攄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敵氛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既輯睦無長沙東海之釁諸宗茅靡亦無復聖公盆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

於人心不可誣也顧以朕區區悉率二鄭閩粤之師精銳可戰者尚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嬰子章贛勁士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違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仇讐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謠覲殿下將何以教朕焉時乙酉秋七月也初周藩保甯王紹炘者爲闖賊所掠已自河南避之南昌以舍人無狀仇於民南昌潰走建昌傲睨好談兵由本信之而紹炘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內應雲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由本留之助戰戰初合滇師善用鎗衝我騎體忠幾不支而紹炘從陣後以火箭傷

象兵象總趙某死焉遂決潰出本出奔宦者李祥率十餘人從之及其二子走旂塘佛舍祝髮爲僧鄉人見其貌偉疑之頗曹山僧指爲故人而免踰月復間道入閩命居興化閩敗奔廣州未幾爲降將李成棟所殺二子逃免戊子金聲桓王得仁歸明求得其一將奉爲監國不果金王敗莫知所終紹紀至贛州被殺萬亭等另有傳

惠王常潤神宗第六子天啓七年之藩荆州崇禎十五年十二月闖賊再破彝陵荆門常潤走湘潭荆州遂陷常潤之渡湘也遇風於陵陽磯宮人多漂沒身僅以免就吉王於長沙十六年八月獻賊陷長沙復走衡州就桂王衡州繼陷與吉桂二王走永州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三王入廣西寄居

梧州明年宏光帝立命駐肇慶旋移廣信乙酉五月復移嘉興未幾南都亡奔紹興隆武帝即位貽璽書曰板蕩以來無言不疾每夜禱天願我諸宗藩發憤舉義蕩滌強氛復我高皇帝之宇而寂寂數日未有應者豈天亦陰騭下民使王郎盆子之事無所張其牙翼乎朕爲閩粵士民之所推戴非有他勇智嘗於民心亦謂是發憤禱誓者與蒼黎同志也次月以來黎民勸進書至數百本朕六七辭不得避其元老舊學亦以高皇開闢之天下嘗有高皇之孫子起而莫之或誦南陽九世之說近於符讖朕不敢聞也書云予有十夫同心語云衆志成城朕持是以往藉諸藩輸夾助之力將大張六師撻伐底定以仰覲孝陵灑掃宗廟扶十三宗之緒唯賢王幸

垂誨焉常潤後奔廣州隆武二年
王師平廣東被執死

潁王由榘福恭王之次子宏光帝弟也萬歷中封潁上王崇禎十四年闖賊陷河南與恭王同遇害南都立追封潁王諡曰沖

鄧王器塽唐端王十一子隆武帝叔也萬歷四十年封德安王隆武改元進封鄧王及親征命協唐王聿鏌監國福京明年三月上自建甯移蹕延平諭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闔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蠲免恩詔尋以闕警頻傳敕力行保甲法福京亡不知所終

太子琳源隆武帝元子曾后出也隆武二年七月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上嘉賞覃恩大赦踰月薨謚莊敬太子

桂王由榔桂端王之三子永歷帝同母兄也崇禎九年封安仁王同日封永歷帝爲永明王十六年獻賊犯湖南端王與由榔走全州得達廣西永明王被繫會征蠻將軍楊國威復永州遣其部將焦璉送入粵明年十一月端王薨於蒼梧由榔承國事時宮眷僚屬尚有千餘資用恆苦不足乙酉南都亡廣東在籍尚書陳子壯等議奉由榔監國會聞隆武帝立於閩中布政使湯來賀持不可議遂寢其年八月賜璽書曰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誅嘗不齒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

德廓清天下休戚未半皇天睠顧蠢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粵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所以佑我高祖重闢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蒼梧嶺外與區嵐煙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黍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貴爾介圭以繹神宗之澤焉旋襲封時上由疏藩繼統聞前議頗生疑忌徙由榔與永明王居肇慶下優詔結總督丁魁楚等用杜推戴初魁楚蒞粵以寓公禮入謁由榔不懌由是遂有隙已而靖江王亨嘉反於桂林上益疑密諭魁楚偵動靜由榔賓貢樸無害事心魁楚以宿怨欲因事中之由榔不知也一日置酒就王邸飲大言天下傾亂殿下爲高皇

帝子孫能勿憂邪由榔曰宗社破敗孰能忘憂倘得藉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報高皇帝死且不朽問答間頗相牴牾魁楚遽以聞他日復就永明王飲問如前永明王唯唯而已魁楚亦以聞未浹月由榔得疾薨或曰魁楚爲之也由榔英明有知人鑒嘗謂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疾篤召式耜入屬以永明王因自言爲再生伽藍而弟亦羅漢先生好輔之故永明王得無恙粵中立國追謚曰恭王王妃於辛卯十二月南甯之陷宮眷倉卒出奔不能相顧莫知所終

太子慈烜永歷帝元子也母王后永歷五年十月駕次新甯册爲皇太子自後流離奔竄備極顛危十一年春始於滇都

行在出閣講學尋復播遷十四年從上居緬何時寓公異域旦夕苟延而文安侯馬吉翔猶請講期上命禮部侍郎楊在開講賜之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爲嫌乃幷賜崇貴坐崇貴曰今雖亂亡不敢廢禮異日將有謂臣欺幼主者每講崇貴出外畢而入一日太子問哀公何名在不能對聞者笑之尋爲緬人所獻明年三月降將吳三桂擁還雲南我仁皇帝命恩免獻俘四月戊午三桂乃弒上及太子出以弓絃絞於市太子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時年十二

遂平王紹鯤周藩裔太祖之十二世孫也崇禎末闖賊入河南紹鯤接戰身中流矢負重創北都陷隨諸王南奔宏光元

年乙酉春疏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及南都亡乃至松江與總兵吳志葵起兵志葵敗入太湖依吳昜昜兵潰復走呂國興營未幾而國興又降明年十一月被獲於嘉興王店解至江甯丁亥正月見殺紹䌲志氣果敢言及國難輙悲憤流涕其死也人咸惜之

安昌王恭梟周藩裔太祖十一世孫襲封時日不可詳鄭芝龍之降也恭梟與都督周鶴芝等流涕極諫不聽及鶴芝移軍海口遣其義子林皐隨恭梟至日本國乞師不得要領而還海口破奔舟山不知所終

通山王蘊釪楚藩裔太祖九世孫襲封時日不可詳永歷帝之在武岡也劉承胤挾駐自專及

王師破永州兩道並進遂陰議納欵秘不以聞蘊舒急請召對言敵騎已逼上猶不知猝至當如車駕何上懼召承胤問之承胤大怒回詰言者詬不遜上不得已良久曰宗臣蘊舒承胤洶洶出遇蘊舒於宮門奮拳擊之墮齒蘊舒遜去從大學士瞿式耜於桂林永歷四年冬十一月

王師入興安之嚴關諸將皆潰蘊舒涕泣馳告式耜曰先生受命督師全軍未虧公且入柳爲恢復計社稷存亡繫公去留不可緩也式耜不應蘊舒乃弃

益陽王某謚遂蕭裔也乙酉南都亡王聚衆於嚴州總兵方國安亦與之相應王遂用監國印署置官吏及隆武帝立大學士黃道周馳書曉以大義王猶豫未決未幾國安歸魯監

國王勢益孤乃遣其監紀推官邵有璟副總兵馮生舜奉表入貿而監國之號猶未除也詔讓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仁恕篤愛宗枝王借愛慈禧太后之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近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勳鎮國安等疏王本末甚明朕不忍顯戮王其戒之哉終事不可詳

瑞昌王議瀝甯藩裔太祖十世孫也乙酉六月中書盧象觀遇之西湖相與痛哭起兵攻南京謀洩大敗匿水寶中逸出會屯田都司方明據廣德迎議瀝入其軍連破孝豐臨安甯國等縣軍聲復振乃於孝豐開府治事奏捷閩中封瑞昌王授明等官有差無何明敗議瀝走匿丹徒諸生喜正家山東

吳儀之吳純之義士也渡江將迎王値名捕急遂遷鎭江潘文煥家邏者猝至儀之挺身出曰吾瑞昌王也議漲及純之得脫已而知其僞執語正鞫之正不勝搒掠具言所在乃見執十月十二日遇害於江甯丹徒諸生袁鍾宜興陳用卿金壇張景湖皆從死象觀等另有傳

德興王由柃淮藩裔仁宗九世孫也有翊鍊者於天啓三年襲封由柃薨其孫也丙戌

大兵下江西由柃起兵搜殺鄉民之薙髮者閩中聞報隆武

帝諭曰江民苦兵甘爲敵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云有髮爲義民無髮爲難民王其曲加矜恤焉終事不可詳

嘉興王某淮藩裔萬歷初國除某襲封事不可詳饒州破流

寓都昌譚家埠丙戌秋闖亡紳民奉以舉義以邑人石光龍偕了空等爲將及兵敗王走湖口渡江而西見獲遂遇害詳光龍傳

永甯王由榿字冠寰益敬王第十子萬歷三十九年封爲益府宗正沈靜有志略益王之舉兵也募集徵發皆倚之而辨幕客曾子鉞贛州諸生由榿推重之時引入帷幄與參密議建昌陷由榿及諸郡王走甯都大函鄉日夕悲號有鄉人蕭某家豪於貲二子能武好義俠見而疑之由榿告之故因與圖興復事時汀贛之間有峒賊蕭陞閻羅總者自分四營其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左營之一也驍勇善戰有歸正意蕭因厚資裝橐導由榿及安義王某往招之先一日蕭鬬夢紅日

臨其門翊日而二丞至以爲吉徵遂與其黨謝之良合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進賢軍威大振而兵無見糧不能守復棄進賢退屯撫州我將王得仁圍之相持一月糧復匱將還建昌謝之良先驅蕭陞斷後且戰且卻由樵病痺不能行得仁追獲之死爲長子慈炎亦遇害曹子鉞被執留得仁營或曰不屈死之良與陞奔還山寨慈炎妻彭氏亦能軍未敗先率其屬至汀州及閩難引兵屯甯都山中戰守逾年援絕就獲我郡守義之令待命於其弟彭指揮家戊子金王反正氏使客引其子和■歸建昌曰勉之忠孝紹宗汝責也明年二月四日有司賚紅羅七尺至慨然曰吾得死所矣沐浴更衣裂紅羅自縊死

羅川王某名不可詳益宣王支屬也從益王起兵保甯王用事王策其人叵測而未敢以諫謀別舉事乃之東鄉與舉人艾命新艾南英約諸紳舉義得劉名琦楊猶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南英家插血誓盟王謝二巨室捐貲助餉練義勇七八千人自爲一軍其秋建昌陷益王出奔王悼歎久之復與命新招軍貰東安仁閒有衆二萬自金谿襲復撫州秋毫無犯民大悅我大帥聞撫州破濟師來爭命新北拒而王師之在建昌者又至營於黃太渡王腹背受敵議退兵我兵躡之乃入金谿山中索民車數百輛塞山險我軍不能進因得全軍還東鄉已而甯王招峒兵復克撫州建昌將合兵分道向南昌峒兵偶以爭舍與王兵鬬王急出止之流矢中

喉而卒永甯王聞之大慟諸軍皆散又有瀘溪王某及楚藩武岡王薇藩延津王俱於南都亡時先後起義顧其詳均不可考

議霶字用霖甯藩奉國中尉也父統鑽崇禎丁丑進士議霶幼聰慧萬元吉與統鑽同年嘗過其家議霶時七歲與元吉弈攻殺得勝乃已元吉大奇之統鑽知江夏縣縣固劇號難治議霶佐其父財賦出納悉關其手毫髮不得侵欺老胥懾服已 卒官推官某與之有隙以其嘗支帑金數萬修城牒 欲從中有所劾治老胥匿其籍大索不得議霶與友人張若仲日夜窮思覶縷追憶條寫而目算之無纖毫爽老胥及推官驚以爲神然自是得嘔血疾議霶性豪邁見

天下將亂愈輕財結客招致外方技藝之士館而禮之左良
玉之內犯也議霧與九江毛珏任濟世謀集衆遏之九江與
當事議不合散去及金聲桓入南昌議霧曰大難至矣坐守
田廬以待誅夷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已乃依甯都魏禧結廬
翠薇峰變姓名爲林時益字確齋傭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
楫孫門人吳正名任安世輩皆帶經負鉏歌聲出金石過者
如觀古畫圖焉又種茶售諸遠近號曰林茶晩工詩善二王
草法雖居山中求書者不絶也年六十一而卒

議泚字潤生甯藩樂安王裔太祖十世孫也以宗貢生授句
容知縣乙酉夏起兵邑之茅山敗走入太湖與楚宗盛澂合
軍又敗入浙東閩中擢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徽嚴明年八月

衢州陷死之

耷字雪個甯藩石城王裔也國變後棄諸生爲浮屠奉新山中號八大山人居數年精其法入座稱宗師者二十年臨川令胡亦堂聞其名延至署歲餘忽忽不自得佯狂走會城被葛布袍歌於市忽大笑已而痛哭人莫測也喜水墨畫花竹怪石蘆雁汀鳧翛然有出塵姿草書亦怪偉人得之爭藏以爲寶然遇貴顯者則堅拒勿與雖以數金易一石亦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曰此贈我襪材貧士山僧置酒招之飲醉後潑墨淋漓雖數十幅不厭已閉口不復言人至則掌書啞字示之而喜飲愈甚或饋之酒持觴笑不休醉復欷歔泣下其他文字皆古雅幽澁而秘不示人又有楚藩裔道濟字

石濤工繪事尤精分隸書大江以南無出其右

統銳甯藩瑞昌悼順王元孫鎮國中尉也國變後撰有崇禎遺詔事實一卷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聲淚俱下云

統鍛字德祥甯藩瑞昌王裔也性豪桀里中少年多歸之乙酉金聲桓王得仁入江西統鍛棄家走廣信號召諸客與金王相角僥信間金王憚其威名不敢戰丁亥冬間行歸南昌爲偵卒所執見我巡撫章于天不屈膝詰之厲聲曰我帝室藩王豈爲汝屈竟釋不殺戊子金王反正統鍛募兵廣信應之其夏我固山譚泰攻江西統鍛走甯州督將鄧雲龍入援見
王師盛謀納款而統鍛執藩王禮使雲龍戎服拜戲下雲龍

不能平執之以獻大罵而死又有統鏴者從魯監國攻福州歿於陣

統錡甯藩石城王裔太祖九世孫也放誕好大言人目為朱九瘋子乙酉

王師破南昌崎嶇渡江間英山張福寰據三尖寨潛至不得通援徒自給纖乃微言我宗支也福寰知之即善護焉戊子聞天堂球日山寨蜂起福寰乃與國學生胡經文迎統錡入潛山明年春二月奉之居飛旗寨稱石城王以永歷紀年造作符印各寨謁見以衣拜官自郡縣監司撫按科道部院總鎮之屬咸備他寨有未謁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職者有傅夢弼傅謙之桂蟾義堂和尚之屬於是統錡撫有二十四寨

因聯絡蘄黃間四十八寨其來謁者各授職有差文職則周
損曹消昌王爝胡玉良等武職則陳如密李有實常近樓侯
雲山劉奉宇陳元蕭新等凡千三百人來謁見云其夏
王師會剿諸寨相繼降破秋八月進克皖潤寨傅夢弼等走
馬園惟統錡尙守飛旗不下冬十一月
王師進至湯池衙前攻圍十日縱火箭仰射寨中大亂我軍
乘之以入監軍王坤某總兵儲伯仁石際可旗鼓汪証等被
執統錡從後關遁馬園
大兵追至霍山界寶蘿河執傅夢弼桂蟾義堂唐明勝等十
餘人統錡亡匿英山庚寅春正月胡經文胡良玉降受我操
江李日芃指誘執統錡以歸因遇害詳見張福寶傳

盛澂字青湖楚藩通城王裔太祖十世孫也宏光時授劍州知州未赴南都亡避於太湖西山易姓林氏西山人蔡永新任俠好事與職方郎中王期昇禮部主事吳景亶等奉之起兵稱通城王朝昇攝內事設六總以永新及徐震海許變等分將之初山中人或夢揭竿其地上書青湖二字而盛澂字適與之合眾以爲祥故多應之者時長興縣人金有鑑王士麟亦聚眾起義盛澂檄至長興有鑑等奉箋稱賀乃遣許變將千人會之攻克湖州命景亶與故知府王士譽守焉盛澂入長興已而中書舍人盧象觀葛麟以所部至西山與期昇合營軍頗盛而期昇性貪多剽掠鄉民引

王師進攻象觀等敗死景亶亦棄湖州走

王師問道襲長興盛澂退屯湖中已犇衢州衢州破遇害有

鑑等乃有傳

盛濃字揚亭楚潛裔玄光時為馬士英薦巡按御史黃澍淺通宗室嚴旨逮問士英因薦授池州推官澍之嗾左良玉兵犯闕實盛濃為之也池州失避至石埭乙酉七月起兵復石埭又復東流遂與黃池吳應箕合攻池州不克乃分兵復建德八月遇

王師於大嶺戰頗利九月兵大至盛濃不能禦退守甲子嶺未幾建德東流相繼潰犇太湖依吳易易敗走浙東閩中授御史巡按廣信饒州兼視學政疏請實行訓練兵卒優詔允行已復屢疏請入覲許之會閩汀州變乃走廣東丁亥春永

憲帝擢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協瞿式耜守桂林

王師將至遁走靈川上以于元爗代之改盛濃刑部侍郎明年李成棟反正扈蹕自南甯至肇慶時錦衣衛馬吉翔內監龐天壽擅政成棟疏論廠衛不得干機務二人大憾造蜚語謂成棟將盡廢閣部大臣而以廣州降吏代解散護衛親兵以己卒充禁直且如黃卓朱溫事盛濃信其言遂揣合成棟意欲奪天壽所掌勇衛營歸李元胤上言宦官典兵古今弊政龐天壽統勇衛兵三千臣恐甘露之禍發於旦夕請亟罷之然天壽所領僅千人爲宮門掫微而已疏入上切責盛濃乃沮鬨者咸以爲妄庚寅十一月從上奔潯州叛將陳邦傅縱兵大掠因遇害

常巢荊藩裔也乙酉

王師入安慶英霍間諸山寨多拒守不下奉常巢居太湖司空山稱荊王襲破太湖縣屢挫我兵戊子春三月

王師會勦其部將余垣以私屬三百人降因誘執常巢以獻

會稽梁纘元參校

小腆紀傳補遺卷第[illegible]終